

Stanley Abercrombie

室内设计哲学

[美] 斯坦利·阿伯克隆比 著
西楠译

A Philosophy of Interior Design



重庆大学出版社
<http://www.cqup.com.cn>

室内设计哲学

Stanley Abercrombie

A Philosophy of Interior Design

[美] 斯坦利·阿伯克隆比 著 西楠 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室内设计哲学 / (美)阿伯克隆比
(Abercrombie, S.) 著; 西楠译.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6.3

(哲学与生活丛书)

书名原文: A Philosophy of Interior Design

ISBN 978-7-5624-9572-7

I. ①室… II. ①阿…②西… III. ①室内装饰设计—建筑哲学 IV. ①TU238-0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47805号

室内设计哲学

Shinei Sheji Zhexue

[美] 斯坦利·阿伯克隆比 (Stanley Abercrombie) 著

西楠译

策划编辑: 王斌

责任编辑: 张家钧

责任校对: 关德强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易树平

社址: (401331) 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21号

网址: <http://www.cqup.com.cn>

印刷: 重庆紫石东南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90mm × 1240mm 1/32 印张: 6.125 字数: 137千

2016年5月第1版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24-9572-7 定价: 36.0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 违者必究

前言

若不是担心会显得过于冗长，这本书的书名本该叫作《笔记：帮助设计师形成自己的哲学》，因为本书的目的并不在于介绍某一种普世性的哲学。它的意图是带领大家看一看室内设计中的各类元素，并借此帮助设计师们在工作中形成个性化的哲学。

形成这样一种哲学的时间最好是在设计工作的初期，因此本书理想的读者应该是设计学的学生们。不过，在实际操作中，一些设计师执业多年，却也一直忽视了设计哲学的问题，因此书中的一些内容或许也会令有经验的设计师们感兴趣。

这本书的写作动机源于1987年一场关于室内设计师执照问题的辩论。我的朋友詹姆斯·斯图尔特·波尔舍克（James Stewart Polshek）那时是哥伦比亚大学建筑和规划学院的院长，他争论说，室内设计并不能被视为一门真正的专业，因为它缺乏完整的理论体系。在那时看来，这个观点令人惊愕和沮丧。我曾经思考：波尔舍克的言论是否正确？它是否应当遭到驳斥？于是，这本书便是一次驳斥的尝试。

理论通常是枯燥和学术化的，其对于执业者的重要性也是有争议的。但无论如何，有一样东西却是无可辩驳的重要：那就是哲学性思考的实践，那种超越了技术细节和实用主义的、有关某

个领域的深刻思考。假如室内设计还是个新兴行业，我们或许能为它的缺乏理论找到理由，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室内设计长久以来便是人们最关心的事物之一。在《圣经》“出埃及记”第二十七章中，甚至连上帝也在进行室内设计，他这样告诫摩西：“院子的门当有帘子，长二十肘，要拿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合捻的细麻，用绣花的手工织成……”室内设计的历史远较建筑学更长久。远在人类开始设计独立式建筑之前，我们的祖先就曾以壁画、舒适的皮毛、陶器来装饰和布置自己的洞穴。当人们开始设计独立式建筑物时，他们的建造理念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个整体：房屋的结构和空间被一同纳入考量，这个整体就逐渐成为人们所知道的建筑学。室内设计和结构设计从最开始就是建筑学的基本组成部分。

如今室内设计已经发展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有它自己的教育标准、课程、专业机构、出版物和法律认可。我们感到建立属于它自己的哲学是必要的。在我们所看到的关于建筑学甚至是大众哲学、社会研究或文学写作中，总有关于室内设计的哲学性思考。在人类的文明史中，也一直为房间的布置和家具的使用费尽心思，人们还关注以上二者对人类行为、思想和情感的影响。

因此，这本书所要呈现的，并不能说是室内设计哲学的新发现。它仅仅希望提醒设计者正视久已存在的室内设计哲学。



目 录

第 1 章 在室外	// 1
第 2 章 登堂入室	// 4
第 3 章 平面	// 9
第 4 章 房间	// 32
第 5 章 围合的平面	// 41
第 6 章 地坪变化	// 52
第 7 章 门和窗	// 61
第 8 章 家具	// 72
第 9 章 装饰物	// 94
第 10 章 色彩和光线	// 116
第 11 章 声音和气味	// 126
第 12 章 艺术	// 130
第 13 章 植物	// 141
第 14 章 细节	// 148
结论：概念的首要性	// 169
参考书目	// 175

第 1 章 在室外



身处室外，人类将置于不可知的危机当中。无论是在森林里、田野中、大海上，甚至只是城市的街道中，意外随时可能发生。室外有熊、蛇、失控的车辆，还有地图上未曾标记的小径、小径中不可预知的转角；还有许多陌生人，你无法保证他们将对你做出什么事情来。在室外，我们没有保障。

在最蛮荒的情况下，我们暴露在大雪和冰雹中，暴露在极热和极冷的环境下。在心理上，我们暴露在自然的博大之中。我们这些自诩为“万物之灵”的人类，正是在大自然的奇妙、令人敬畏、多变和悠久岁月的沉积中，奇迹般地出现。如果没有这样与大自然面对面的“沧海一粟”的经历，人生将是不完整的，但大多数人对此也只有适可而止的渴望。

在最不蛮荒的室外环境中，情况可能会更令人恐惧，比如身处一个大城市的中心。那些历史悠久的城市表现了人类最戏剧性的文明史。对于人类而言，其强烈的烙印不亚于亘古的宇宙。在罗马、伊斯坦布尔、开罗或是曼谷，人们只能从建造的方尖纪念碑（obelisks）、庞大的城墙、岩块剥落的堡垒或早已成为路基的运河中追溯人类历史的兴衰。我们从街道的卵石铺面中寻找历史。即使是在相对新兴的城市当中，例如休斯敦或圣迭戈，我们也会

被物质存在所呈现出的大量信息所淹没：环境、经济、商品、社会阶层及文化习惯。没有任何一个城市是完全处在掌控中的稳定个体，复杂和矛盾无处不在。

在蛮荒的大自然和城市化的两极之间，也有一些人为与自然相结合的情况。我们知道，最早的人类环境是花园式的。如今花园仍旧是一个特别具有吸引力之处。尽管花园可能是个开放式空间，但它却与用于居住的内部空间有许多共同之处。既显著又隐喻的是：花园的小径就像室内的走廊，树木就像家具，它的草地像地毯，灌木丛像装饰品，观景平台宛如客厅。它的组合方式和室内居所简直就是一样：轴线、围合、终点；合成的效果也相似：分割、发现、过渡、解决。

同时很明显，花园和室内居所一样，总是挣扎在不同的主导效果和风格之间：对于花园来说，竞争在于人意和大自然的影响，人类希望计划与设计，而大自然中杂草丛生，使得边界模糊、秩序暧昧；对于室内环境来说，竞争发生在设计者和居住者之间，尽管有时这二者是同一个人。

室内设计的研究者可以从花园中学到许多东西，有时通过相似的参照物去着手一门学科比直接的方式更为有效。不过，即使花园有着各样令人愉悦的长处，它却无法教会我们关于室内环境最基本和最关键的一个方面——正如蛮荒的大自然和城市一样，花园也没有顶。这对我们的心境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因此花园永远只能如同室内环境的一个投影。

虽说许多相关的建筑史书籍仅附以建筑物外观摄影图解，但在历史上，伟大的建筑物总伴有伟大的室内设计。埃及的金字塔



就是其中最显著的例子。金字塔中的陵寝即使不具有物理上的重要性，其在心理上的重要性却丝毫不亚于它巨大的外观建筑。在摩天大楼时代，无可否认，许多高楼以它们的外观轮廓而引人注目，但在内部建造上，却是平凡而彼此类似的办公空间。不过，尽管现代商业性室内环境的表现方式乏善可陈，我们却从经验中得知，室内环境始终对我们有着外部建筑所无法施加的影响。这并不像人们通常以为的那样，认为这是因为我们将大部分时间花费在室内，真正的原因是：室内环境无处不在。我们不仅在街道上经过这样那样的室内环境，我们还居住在其中。当我们走进一栋大楼，就不仅仅是一个旁观者，我们成为了其中的一部分。在我们走进一栋大楼以前，我们永远谈不上真正的了解它。

因此，花园尽管很有借鉴意义，但它永远不是真正的室内场所。至于身在蛮荒的大自然或是城市当中，我们无法拥有受到庇护的安全和掌控感。那么，还是让我们走进室内吧。



图：非洲马萨伊小屋，入口被设计为钥匙孔状。（摄影：穆利纳德 [Moulinard]，图片提供：巴黎人类博物馆 [Musée de l' Homme]）

第2章 登堂入室



尽管当我们进入任何室内环境时，都会首先经过一个入口——是一项由外向内的运动，但事实上，在更早和最基础的经验中，我们首先经历的，却是一项由内向外的运动。在我们尚不知道有一个室外环境存在时，我们就已首先经历了受到庇护的生活方式——对于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而言，我们在室内出生，婴孩时期成长于室内，并在室内环境中形成了独一无二的自我。这个环境成为了我们心理上至关重要的容器。无论这个第一环境是什么，它被定义为：居所。在我们认识到还有任何其他空间以前，我们曾经生活在那里。不管日后我们对于其他场所产生了多么浓厚的兴趣，比如商贸场所、公共环境、银行、运动场或剧院，我们对于这些非居所性室内环境的感觉将不可避免地受到我们首次居所性内部经验的影响。这最初的家居经验无所不在，无论是在我们的记忆或是白日梦中，甚至是在潜意识里。

正是在这样的经验中，我们逐渐了解了室内环境的各个种类与功能：我们自己舒适的房间、我们最喜爱的私人角落或是钢琴脚下的小世界、厨房里的嘈杂匆忙、客厅中的仪式感、父母亲房门紧闭的卧室……在此我显然不打算讨论“遗传和环境哪一个对人们的影响更大”，但事实上，童年生活给所有人都打上了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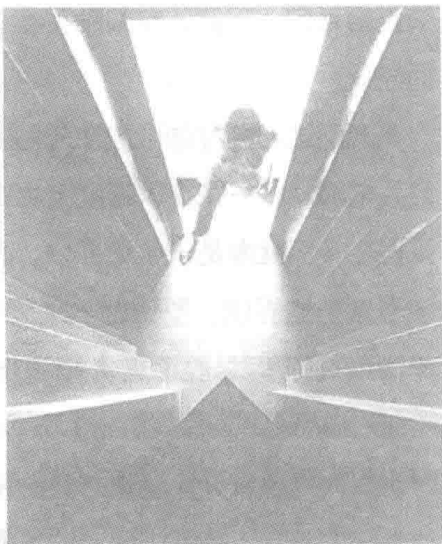


磨灭的烙印。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走进室内总是带有“回家”的经验。

我们进入室内空间之前的地点——不管那是室外、走廊，或是公共电梯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对于特定室内空间的喜爱程度。那就像是一条边界线，而当我们迈入室内空间时，就打破了这条边界线。罗伯特·文丘里（Robert Venturi，1925—，美国建筑师）^[1]在《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Complexity and Contradiction in Architecture*）一书中指出：“由外向内地设计，同时由内向外地设计，制造必要的张力，这才是建筑学。由于内部与外部的差异，象征边界点的墙壁成为了标志性的建筑。建筑学正是发生在室内与室外使用和空间的双重力量交汇处。”

入口显然是物理上的一个转折点，但它同时也是心理上的，它将引出人们关于此处室内和室外环境的记忆，以及在此记忆基础上的心理预期。因此，入口有其在心理学上的重要意义。艾德里安·斯托克斯（Adrian Stokes，1902—1972，英国作家、画家）在1963年的一篇论文中写道：“入迷地凝视着……室外的灯光洒在入口处，这样的主题对于17世纪的荷兰画家来说并不陌生，我们可能联想起了一个昏暗又安宁的封闭空间，微光射入，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又离开这个世界，在我们的生与死中，创痛性的挣扎始终伴随着我们。”波菲鲁斯（Porphyrus，大约公元234—公元305，古希腊新柏拉图派哲学家）也曾在3世纪时写道：“一处入口，是一件神圣的事物。”

[1] 罗伯特·文丘里的简介为译者所加，全书中括注的人物简介均为译者所补加。



左图：艾德里安·斯托克斯在 1963 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入迷地凝视着……室外的灯光洒在入口处，这样的主题对于 17 世纪的荷兰画家来说并不陌生，我们可能联想起了一个昏暗又安宁的封闭空间，微光射入，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又离开这个世界，在我们的生与死中，创痛性的挣扎始终伴随着我们。”（摄影：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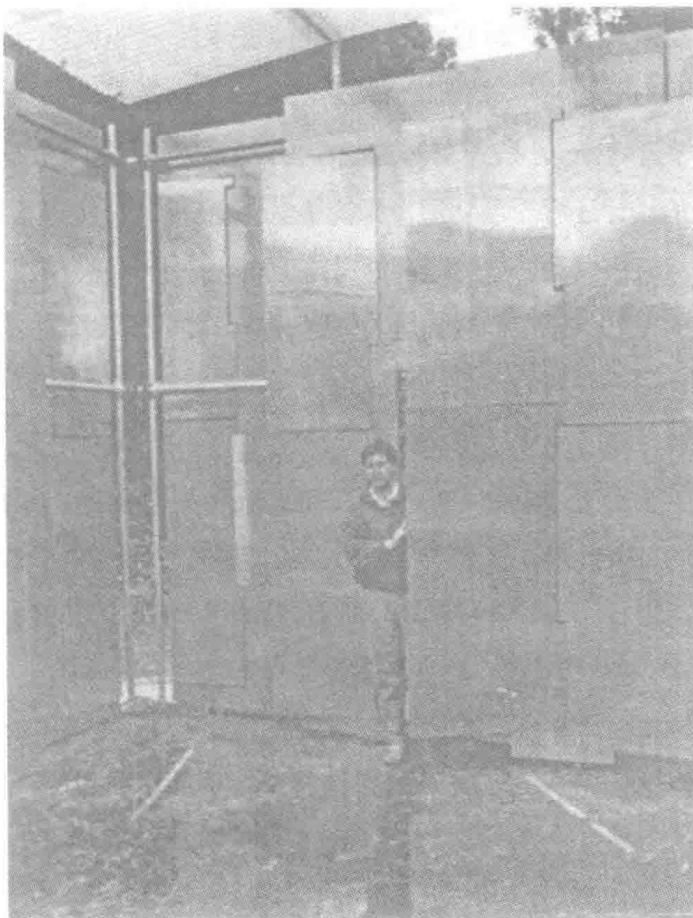
右图：正如加埃塔诺·佩谢（Gaetano Pesce）在 1972 年的作品《两人世界：隐藏的城市》（*Environment for Two Persons: Subterranean City*）中所示，进入一间房可能令进入者感到焦虑和脆弱。（图片提供：加埃塔诺·佩谢）

越过这个神圣之处，从而进入一个他人统辖下的室内空间，有时是令人焦虑的经历。入口同时也是一处室内环境中令主人感到最不确定的地点，因为他将在此面对任何可能的外来者。所以当主人打开门时，常渴望微微地躲避在门后。但不可否认，这种渴望尽管对于西方社会来说非常典型，却并不是普世性的。应用环境行为科学界的领军人物乔恩·朗（Jon Lang）曾指出：“一栋房子中主人迎接外客的地点，因文化而异。在传统的伊斯兰文化中，这样的迎接就发生在临街的入口，这种情况下，就不存在半公共或是半私人的领域了，过渡发生在完全的公共与完全的私人之间。”

在西方文化中，人们并不总是着急进入一个室内环境的中心，



图：这张平面图呈现了一个拉普兰人的帐篷内部，表现出了更传统建筑物中门厅或会客室的功用之一，即对于未知访客的防卫。这从拴在入口处的两只狗可见一斑。（图片提供：巴黎人类博物馆）



图：正姓约翰·怀特曼（John Whiteman）在1988年设计的建于维也纳的作品“一分为二”（“Divisible by 2”，芝加哥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项目，SOM基金会 [the Skidmore, Owning & Merrill Foundation] 赞助，摄影：约翰·怀特曼）中所示，走进室内——比如推开一扇铝板、走进一栋大楼，具有其心理学上的重要意义。



比如：嘈杂的客厅（不幸的是，许多城市公寓中总有着嘈杂的客厅）或是人人各司其职的大办公室，取而代之，我们喜欢有一点儿过渡区域，处在室内的人就能将进入者打量一番，而进入者也可以为接下来的见面作些准备。美国作家梭罗（Thoreau, 1817—1862，美国作家、诗人、哲学家）崇尚极简的个人生活方式，他曾住在瓦尔登湖畔自建的小木屋内声称自己喜欢“一栋一打开大门就已完全置身屋内的房子”，尽管如此，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也许更赞同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 1887—1965，法国建筑师、室内设计师、雕塑家、画家，20 世纪最重要的建筑师之一、功能主义建筑的泰斗）在《走向新建筑》（*Towards a New Architecture*）中所表达的，希望“有一小段通廊，让你的思绪远离尘嚣”。

入口处的设计还有一项功用，那就是呈现建筑物自身的识别性，例如“从人头攒动、喧嚣嘈杂的马路上离开……你就进入了一个罗马人的家”。显然，这就是入口区域最重要的意义所在：它肩负着引介后续空间的角色，它决定了进入者对于整个内部空间的第一印象。

因此，若要适当地设计一处入口，设计者必须已经对整个内部空间的特质有所设想。他对于预期结果的设计理念不能是零零散散的，而必须有一个完整的构想，唯有这时，设计者才谈得上真正开始了某项设计。就像一栋建筑的门厅、通廊或会客室一样，“设计理念”正是打开通往整套房屋设计之大门，而设计理念将通过画在纸上或是构想中的平面图来实现。

第3章 平面



对于室内设计师（以及深思熟虑的建筑师）而言，平面图所传达的不仅仅是墙壁和开口处的位置，还暗示了室内将有的家具甚至装饰物与配件的特征等。它是对预期全景的总括。“平面图就是发电机，”勒·柯布西耶在《走向新建筑》中写道，“没有平面图就没有宏伟的目标，没有外观风格、节律、重量和一致性……平面图要求最活跃的想象力，同时也要求最严格的纪律。平面图将决定一切，当画出一张平面图，就到了决定性的时刻。”

设计师的平面图通常建立在哪些基础之上？它必须建立在两种考量之上，其一就是要在“限制”下进行设计。这类限制来自建筑物的外观及其结构特征，以及建筑师必须遵守的时间限制和预算。举例来说，假如给设计师一笔紧张的预算整修一套公寓，设计师很可能就会得出结论，现行的房间分隔不得不保持原状，顶多需要做些表面处理和家具选择，因为他将不会有机会移除旧有的墙壁、再建造新的墙壁。不过，在预算更充足的情况下，设计师的工作范围可能就会包括移除墙壁，除非被延伸到其他楼层公寓中的承重柱、机械或是管道装置所隔断——如果不花上一笔天价，是很难将它们移位的。

另一个平面图构想中的基本考虑是：功能。令人吃惊的是，直到室内设计发展的晚近时期，这项考虑才趋近成熟。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1985）曾指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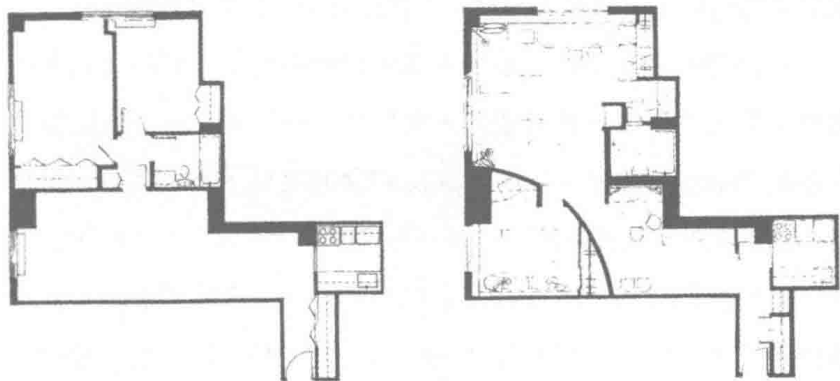
“当路易十四在凡尔赛宫内想要临幸孟德斯潘夫人时，他总是不得不首先穿过已失宠的旧爱德·拉·瓦里埃尔小姐的卧室。”至于皇宫的舒适程度，布罗代尔则引用普法尔茨公主索菲娅（又称汉诺威的索菲娅）1695年2月某日的记录称：“在国王的餐桌上，杯中的酒和水都快冻得结冰了。”

而在今时今日，基于“舒适”和“方便”的标准，成功的设计必须考虑它对于整套房屋的功能。安·李妈妈的“震颤派”信徒中（Mother Ann Lee's Shaker）曾流传过一句有趣的格言：“每一种动力都逐渐演变为一种形式”，而一种漂亮的形式不过是“最好地响应了动力的号召”。

关于这种观念最简洁、最熟悉的表述，当然是路易斯·苏利文（Louis Sullivan，1856—1924，美国建筑师，有人称其为“摩天大楼之父”和“现代主义之父”）的格言：“形式追随功能。”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1867—1959，美国建筑师、室内设计师、作家、教育家，20世纪上半叶最有影响力的建筑师之一）解释说，苏利文的意思是指，功能与形式二者其实是一体的。苏利文在《一种理念的阐述》（*The Autobiography of an Idea*）中，则借鉴大自然解释道：“在数量巨大、种类繁多的生命形式中，应当注意到，形式总是在表达功能，例如，橡树的外形表现了橡树的功能、松树的外形表现了松树的功能等，一切皆



是如此。继续追根溯源，（我）发现事实上并不只是‘形式表现功能’这么简单，尤为重要的是：功能创造或者说主宰着它的形式。”



图：这两张来自纽约兰博-博恩（Lembo-Bohn）设计公司的平面图呈现了一套公寓改建计划前、后截然不同的面貌。这是对于室内位置划分的一次激进的改建。设计师们当然不会经常遇到这样大幅度的改建机会。[图片提供：兰博-博恩设计公司]

苏利文继续说道，“这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阐释了宇宙万物。”不过，这对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稍有些缺乏启发性；关于“大自然设计”和人类设计之间的类比，也不是特别有帮助。

对于将功用和美学联系在一起的尝试，我们必须同时保持警惕，譬如霍雷肖·格里诺（Horatio Greenough, 1805—1852，美国雕刻家）那句有趣的话：他将“美”定义为“一种满足功能的副产品”——是有争议的。尽管许多设计师也经常将这句话挂在嘴边，却鲜有人能在基本的实践中做到。即使是在卓越的包豪斯现代设计学院（Bauhaus），也只在汉斯·迈耶（Hannes Meyer, 1889—1954，瑞士建筑师、前包豪斯现代设计学院校长）管理的短暂时期（1928—1930）中，“功能”成为了教学中强调的重点，而在更加著名的沃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 1883—1969，德国